

艺术与观念

透纳

[英] 巴里·威宁 著
孙萍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艺术与观念

透纳

[英] 巴里·威宁 著
孙萍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Original title: Turner © 200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BF
from Phaidon Press Limited,
9PA, UK, © 2019 Phaidon Press Limited.

ce
on, N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Phaid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透纳 / (英) 巴里·威宁著 ; 孙萍译. — 北京 :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9. 2
(艺术与观念)
书名原文: Turner (Art and Ideas Series)
ISBN 978-7-5592-0109-6

I. ①透… II. ①巴… ②孙… III. ①透纳 (Turner,
Joseph Mallord William 1775-1851)—人物研究 IV.
①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587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01-2016-2640

责任编辑 : 耿苏萌
助理编辑 : 杨 洁
责任印制 : 彭军芳

艺术与观念

透纳

TOUNA

[英] 巴里·威宁 著
孙萍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 (北京) 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博罗县园洲勤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印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92-0109-6
审图号 GS (2018) 246 号
定 价 8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目录

引言 4

- 1 非主流艺术 透纳的早年经历 11
- 2 在拿破仑的铁蹄下 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59
- 3 被霜冻打败 战争的最后几年及战后 117
- 4 黄热病 意大利之行及其影响 153
- 5 热力学第一天才 艺术、科学与历史 199
- 6 牛津大学毕业生 透纳、罗斯金与《现代画家》 243
- 7 海军上将布斯的晚年 人生中的最后岁月 279
- 8 从仕女巷到第五大街 透纳的后世 301

对页
《狄多建设迦太基》
又名《迦太基帝国的崛起》（图78局部）

附录 329

名词解释 330

人物传略 332

年表 337

拓展阅读 346

致谢 349

图片版权 350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图

艺术与观念

透纳

[英] 巴里·威宁 著
孙萍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引言 4

- 1 非主流艺术 透纳的早年经历 11
- 2 在拿破仑的铁蹄下 爱国主义情绪高涨 59
- 3 被霜冻打败 战争的最后几年及战后 117
- 4 黄热病 意大利之行及其影响 153
- 5 热力学第一天才 艺术、科学与历史 199
- 6 牛津大学毕业生 透纳、罗斯金与《现代画家》 243
- 7 海军上将布斯的晚年 人生中的最后岁月 279
- 8 从仕女巷到第五大街 透纳的后世 301

对页
《狄多建设迦太基》
又名《迦太基帝国的崛起》（图78局部）

附录 329

名词解释 330

人物传略 332

年表 337

拓展阅读 346

致谢 349

图片版权 350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图

1796年，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年）展出了一幅描绘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内景的水彩画——《圣伊拉斯谟与伊斯利普斯教堂》（图1）。这件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身为建筑绘图员的透纳用数年时间苦练画技，以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幅画与他创作的其他描绘哥特式建筑的作品截然不同，这是因为：透纳在画面前景的墓碑上赫然刻上了自己的姓名及出生日期，暗示自己将来也会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如果哪位年仅21岁的画家断言他将来也会被葬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人们往往会觉得他不是开玩笑，就是太过大胆狂妄，但对于透纳来说，这样的断言却显示出他的雄心壮志和对自己能力的深信不疑。年轻的他得到了财富、地位及同行们的认可。透纳不但精通各种形式的风景画，还尝试风俗画和历史画的创作。拿破仑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与当时的法国大陆画家展开了角逐。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透纳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他希望能欧洲经典绘画中占有一席之地，与他敬重的绘画大师们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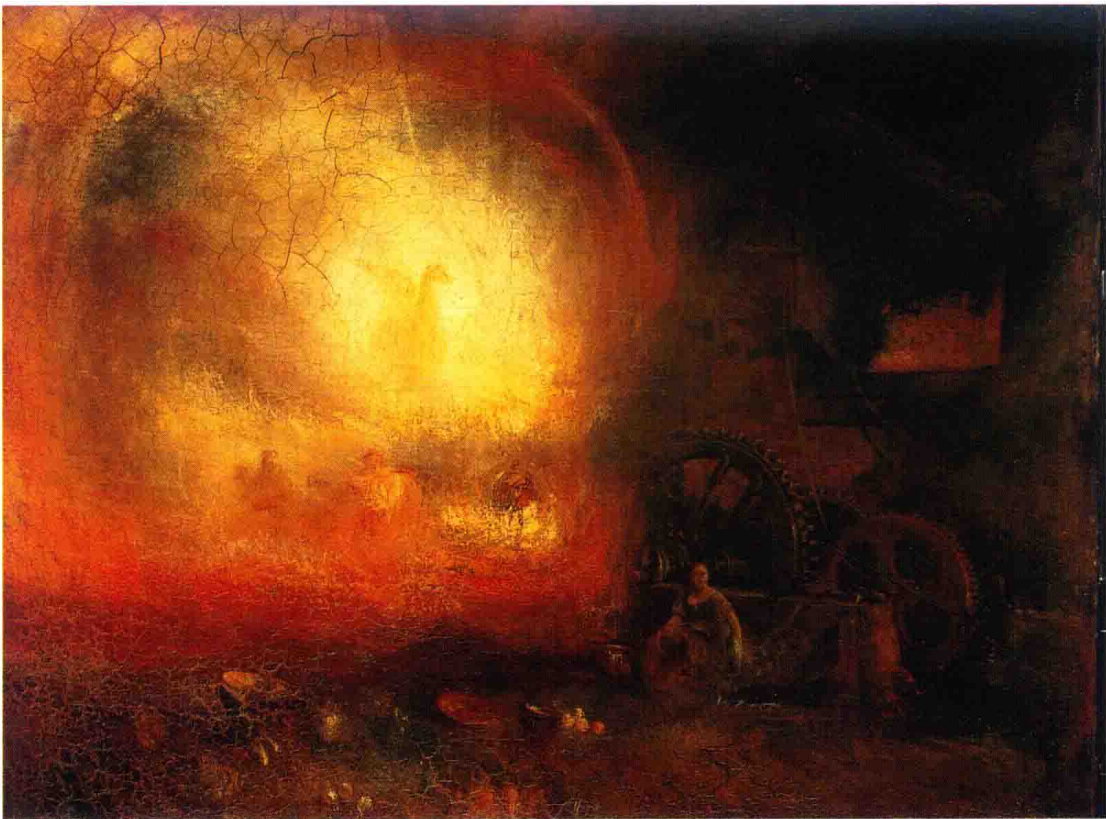
《圣伊拉斯谟与伊斯利普斯教堂》展现了死亡与不朽的主题，这一主题在透纳中晚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透纳对生命的短暂以及人类野心的不堪一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往往对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缄默，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信奉基督教的救赎论，他所期盼的唯一的朽便是他死后的声望，因此他总是竭力在公众面前保持良好的声誉。在这一点上，透纳取得了成功，令人称赞。

图1
《圣伊拉斯谟与伊斯利
普斯教堂》
威斯敏斯特教堂
创作于1796年
用水彩颜料和铅笔创作
的作品
54.6厘米×39.8厘米
不列颠博物馆
伦敦



在透纳逝世后的 160 多年里，他从未像现在这样受欢迎：透纳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展出，虽饱受争议，但透纳还是赢得了英国艺术奖，学者们继续仔细研究透纳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作品。透纳现存作品的数量惊人——仅遗赠给国家的作品就有 300 多幅油画和 30000 多幅水彩画和铅笔素描，这使历史学家们很难完全理解透纳并对他的成就进行总结。

透纳最初的观众只看到了透纳被展出和被雕刻出来的作品，他们认为透纳早期的作品很容易理解，这是因为他的这些作品刻画细腻，体现出了高超的技艺，符合风景画的既有传统。然而，在透纳



的职业生涯中，他的画风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晚期创作的许多油画作品，如《站在阳光中的天使》（图 170）等，常常让人感到困惑并充满了敌意。透纳晚期的作品色彩鲜艳、构图新颖，不再注重细节，而是强调颜料自身的材质，这些特征在当代英国艺术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对于那些诋毁透纳的人来说，这些特征则有悖常理；他们给透纳起各种各样的绰号，称他是“风景画家家中的威廉·布莱克”（布莱克的名字是非理性和古怪的代名词）；他们斥责透纳，批评他为年轻艺术家树立了坏榜样；他们甚至还把透纳的作品比作医院痰盂里的脏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透纳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今，由于人们已经十分熟悉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因此便更能理解透纳晚期的作品。对现代艺术的新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将透纳的作品与后来的莫奈和罗斯科等艺术家的作品相比较（见

第8章)。透纳经常从这些比较对象中脱颖而出,就像是一名先知——对于透纳来说,颜色和颜料的物理性质逐渐变得比主题还重要了。

然而,现代人对透纳的热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代人都知道透纳是位复杂的艺术家,因此如果人们觉得透纳的一些作品不好理解,也是理所应当的:为了传达复杂的意义,透纳有时会对传达意义的载体进行不合理的引申。近来,人们认为“透纳在画法上超越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没有全面地总结出透纳的成就,尤其是当考虑到透纳晚期的作品和许多没有完成的私人作品时更是如此。透纳逝世后,他将他的画室和画廊里的作品都留给了国家,这使他的上述作品变得广为人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劳伦斯·高英和罗纳德·保尔森等学者认为这些作品象征了“真正的”透纳,他们淡化了透纳早期作品的意义。如今人们对透纳的评价与和透纳同时代的人对透纳的评价截然不同,例如,透纳的油画作品——《身经百战的英雄》(图2)便加剧了这种评价上的差异。当透纳在1800年以后开始创作《身经百战的英雄》时,他用工业机器展现了威灵顿公爵的铜像从模具中出炉的场景,在那之前,人们从未考证过工业机器的作用。40年后,透纳对这幅作品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这意味着他早期的风格和晚期的风格都被融入了同一幅画中,而透纳在这两个时期的画风是完全相反的。大部分与透纳同时代的评论家都被左侧新增的极具爆发力的色彩所震惊,他们并没有发现风格上的不协调。而更熟悉透纳晚期风格的现代观众则很有可能惊诧于他对右侧工业机器的描绘是多么地细腻精准。人们常常认为透纳的作品主要以光、色彩和大气而著称,看一眼便能理解其内涵,然而却很容易忽略作品中意象的象征意义。当透纳重新修改《身经百战的英雄》时,他赋予这件作品以爱国主义主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修改后的作品再现了马修·科茨·怀亚特(1777—1862年)于1847年铸造的骑马雕像,铸造该雕像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威灵顿公爵的丰功伟绩(图175)。

这个例子表明,仅用现代观点来解读透纳有时是很危险的。如

图2
《身经百战的英雄》
约创作于1800—1810年
于1847年重新修改
布面油画
91厘米×121厘米
英国泰特美术馆
伦敦

果我们想真正地理解他的创意，理解他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打算了解透纳有多么大胆，我们就必须在原创的语境中欣赏他的作品。人们常常将透纳归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与威廉·布莱克（1757—1827年）、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1774—1840年）和欧仁·德拉克罗瓦（1798—1863年）并驾齐驱，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看起来非常相似，还因为他们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也是相同的。那些被定义为浪漫主义者的画家和作家常常怀疑艺术准则与艺术规范，却颂扬想象、经验、创新和表现力。人们常常将这些浪漫主义者的艺术与当时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进行对比。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人物有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和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他们吸收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遗产。风景画在浪漫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要比在新古典主义中的地位重要得多，诗人和艺术家们将大自然作为表达各种强烈情感的工具。例如，威廉·华兹华斯、约翰·康斯特布尔（1776—1837年）和弗里德里希用风景画来表现宗教情感，而约翰·马丁（1789—1854年）则因常描绘灾难性的场景而留名于世，人类的弱点以最敌对的方式与自然相对峙。透纳创作的意象在范围上要比华兹华斯、康斯特布尔和马丁所创作的意象更为广泛，事实上，是比任何一位风景画画家所创作的意象都要广泛，因此，尽管“浪漫主义”这一术语是概括透纳艺术诸多方面特征的一个简便方法，但它却往往排除或曲解了透纳艺术其他方面的特征。因此，为了能深入挖掘透纳艺术的广度，本书没有采用定义那一时代风格的重要标签，而是将透纳描绘成试图用形成于18世纪的艺术品位和创作理念来应对19世纪巨变的艺术家。对透纳的艺术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乔舒亚·雷诺兹爵士（1723—1792年），透纳最欣赏的唯一的现代诗人是拜伦勋爵，没有证据表明透纳是否曾读过小说。

然而，透纳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知道，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凡的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工业化、城镇扩张、民族主义的兴起、宪政改革以及与法国的长期战争等。从最初作为一名水彩画画家时起，

透纳就意识到英国的农业和风景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英国历史的烙印，但这些新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同样在英国的自然景观上留下了印记，因此，透纳将英国的过去与现在都融入他的作品之中。有时候，他还会将两者进行对比，以将现代英国置于人类历史的整体布局中。

透纳既关注历史事件，也关注被视为一段进程的历史，这成为他的作品的一个典型特征。对透纳而言，历史是一个在欧洲名牌大学里由带薪教授讲授的学科。它的主要倡导者为德国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是尽可能地客观，进行艰苦的档案研究以揭示在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透纳的历史观与兰克的截然不同，是各种来源的大杂烩，如传统历史文本、旅行文学、传奇、由业余爱好者和古文物研究者撰写的地方志以及诗歌等，尤其是拜伦勋爵描绘他的欧洲之行的虚构故事——《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创作于1812—1818年）。这些使透纳在他的作品中暗示，早期社会的兴衰规律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他所生活的社会的前景。

在透纳的职业生涯中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历史变革对英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与视觉艺术有关的观念不断演变，尤其是认为“只有享有特权的、拥有大量土地的精英人士才有‘艺术鉴赏力’”的观念。透纳早期的资助人和对手，如乔治·博蒙特爵士等，都来自这一精英阶层，但他们逐渐被那些靠经商或从事制造业而赚钱的人所取代。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对艺术进行谈论和描述已不再是富有的鉴赏家的特权了——例如，约翰·罗斯金（1819—1900年）就来自新兴的商人阶级，他对透纳的评论最为深刻，影响力也最大。透纳本人并不觉得以书面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件简单的事，但他却有一种像诗人、演讲家和理论家那样以书面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冲动。他对绘画的思考，尤其是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对他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书旨在历史背景中对透纳的作品进行探讨，但绝不是要将透纳的作品定格在历史中，因为那样做是错误的。由于每个时代的

人都会用自己时代的价值观来对前辈的艺术进行评价，而且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具有持久魅力的画家的作品一定要足够丰富，这样才能进行各种历史性和批判性的解读。透纳的艺术便是如此。很多人都十分欣赏透纳，如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作曲家克劳德·德彪西和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等，但最终，透纳的作品之所以重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能为后世艺术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当画家马克·罗斯科（1903—1970年）欣赏透纳的作品时，他所考虑的只是美学问题及他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也会遇到的美学上的抉择问题，就如同透纳在欣赏早期绘画大师的作品时所思考的一样。这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罗斯科和其他艺术家真正地理解前辈的艺术将是本书最后一章所探讨的主题。



图3
《埃涅阿斯和女先知，
亚维努斯湖》
创作于1798年
布面油画
76.5厘米×98.5厘米
英国泰特美术馆
伦敦

乍一看，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对一名伟大画家的职业生涯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他与小说家简·奥斯汀一样，出生于1775年。尽管其具体出生日期不详，但透纳后来声称他是在4月23日，即圣乔治日那天出生的。他的父亲威廉·透纳是一名理发师兼假发制造商；他的母亲玛丽·马歇尔虽来自伦敦富裕的屠夫世家，却不大可能继承其家族的任何财富。关于透纳青少年时期的可靠介绍微乎其微，历史学家们仍在使用的沃尔特·桑伯里的记述——出版于1861年的第一部重要却备受批判的关于透纳的传记。由于透纳在成名之后似乎很少提及他的母亲，因此读者对他的母亲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桑伯里将她描述为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她的反复无常导致她被监禁在贝斯莱姆医院（俗称贝德莱姆医院），在那里，精神病患者常常被置于肮脏的环境中，接受残酷的治疗。玛丽·马歇尔死于1804年4月15日，那时，她的儿子已是皇家美术学院的一名正式会员，他母亲的状况令他尴尬。而另一方面，透纳对他的父亲（图4）却有着强烈而持久的感情。老透纳最终放弃了他自己的事业来照顾他的儿子，支持儿子的事业并为他提供一个稳定的家。同时，他还是透纳画室的助理，为他准备好油画布，有时还为油画布加上自制的画架。透纳终身未婚，这大概一方面是因为他与父亲的关系过于亲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摸不透“女人的性情”。